

# 快活的數學家

矢野健太郎 著

顏一清校 譯

## 二十五 黃用諷(Y.C. Wong, 1913—)

**簡介：**我初識這位著名的中國微分幾何學學者的大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那時節我看到他在英國的數學雜誌上發表了幾篇有關黎曼空間的曲線（特別是稱為螺線（helix）的曲線）的論文。據黃君說他跟隨在這本書中屢次提到的戴維斯教授學微分幾何學。

黃君的夫人是在美國成長的華僑，不識中國字，我去香港時看到舞廳的廣告板說：「那裡有舞廳。」黃夫人還吃驚地問我：「矢野教授在那裡認識了這些中國符號（Chinese sign）呢？」

### 1. 香港大學客座教授

黃君在1958年赴美，隔年回港的途中來過日本，也跟我研究室裡的年輕幾何學家見過面。這個時候黃君請我說能不能在1960年的上半年去香港大學（以下簡稱港大，譯者）當客座教授講授課程？他還說，如果可行，在我以後還可以陸續邀請我的後輩或是弟子去授課。

老實說，港大不是研究數學的中心地，但是那兒有跟我同行的黃君這位微分幾何學家，我自己會有充分的時間以外，還可以跟黃君共同研究。而且我行外的朋友都說：「這時候能夠去人人羨慕的香港，還加上有旅費與逗留費的招待，斷沒有拒絕的道理。」我的弟子們也說：「老師，您先去看看，如果情況不錯，我們也可以試試。」所以我就答應了黃君的邀請在1960年初赴港。

在香港，英國政府為赴任港大的教授們建造了廣大的建築物，我便借住在當中黃君宿舍的一室，並跟他們一家人共餐。

### 2. 對同事講課

在港大我的任務是每週兩次為研究所的學生講授張量分析的課程，還為港大數學系全體同仁開當時盛行的複數空間與殆複數空間的微分幾何學的課。黃君要求我在上課前發給大家當天上課內容的講義。這對我來說是件大工作。

大概有許多位知道，英國大學在編制上各系只有一名教授，其下只有一名高等講師（reader），其他全部都是講師（lecturer）（最近英國這種制度稍在瓦解，一系中也有幾名

教授)。但是港大是古老的英國派系的大學，數學系裡只有黃君一位是教授，故兼任系主任。簡單地說，在港大數學系，黃君是頭號人物，所以他有最大的研究室，裡面有大桌子、數十人可坐的椅子和大黑板。香港的五、六月已經很熱，也只有黃君的研究室裝有冷氣。

我對港大數學系全體同仁講授「複數空間與殆複數空間的微分幾何學」的課就是在這裡上的。但是聽我的課的同事除了黃君外他們的專長都不是微分幾何學，所以我對授課前發的講義用了好多心。不過也托這個福，後來我把這些講義加以整理寫成

*Differential geometry on complex and almost complex spaces* (複數及殆複數空間上的微分幾何學) Pergamon Press, 1965。

的書至今還經常被引用，成為我得意作之一。

### 3. 舞廳

連續講了些硬調的話，就說些軟調的吧！有一天黃君問我：「矢野，你會跳舞嗎？」他大概講的是社交舞。黃君是在英國唸的書，而英國被稱為社交舞的「麥加」，我早聽說過黃君在那兒學過社交舞，並且是個中高手。

我年輕時留學巴黎，住在巴黎的大學都市中的薩摩會館。到了秋季，各國會館幾乎每晚都開舞會，我蠻可以學到社交舞的，但是在猶疑中終於沒有學成。許是這個反作用吧，戰後東京逐漸有復興的跡象時，我到銀座二丁目的社交舞班勤快地練起舞來，所以還會一些，我於是答說：「會一些。」結果黃君說：「那麼明天我們去跳舞吧」，我也欣然同意。

黃君帶我去的舞廳外頭排飾著伴舞小姐的大張照片並附有名字和號碼。進去以後裡面像日本的歌舞廳(cabaret, 法語)般在周圍放着些椅子。我們一坐上椅子就有侍者拿着像菜單(menu)

menu) 那樣的東西來。這是否可稱為menu (該稱為點名本吧？譯者) 我不知道，不過裡面有伴舞小姐的照片、名字、號碼和她會說的語言，那差不多都是中國話與英語，好像沒有會說日語的。

我請黃君指名適當的兩位伴舞小姐，而一下子就有兩位漂亮的伴舞小姐過來我們的座位。但是這裡是道道地地的舞廳，而不是歌舞廳，他們除了奉茶，沒有出其他東西。

我跟着很漂亮又很會跳舞的中國小姐跳了相當久的舞而覺得真過癮。

### 4. 李先生與李太太

當時我先隻身赴港，內人稍後才會來，可能黃君就用這種方式慰勞我的孤寂吧！不過過後反而黃君知了味，我們兩個人又去了幾趟這個舞廳。有一次我在歸途中跟黃君建議說：「把黃太太放在家裡，我們兩個人跑出來跳舞不太好吧，下一次也約黃太太出來怎樣？」

於是黃君、黃太太和我下回一起去舞廳。黃君照樣看那本 menu, 只點了一名伴舞小姐。結果他對走過來亮麗的伴舞小姐指着我和黃太太說這樣的話：「這兩位是從台灣來的李先生與李太太，他們會自己一起跳舞，我就跟妳跳吧。」

就這樣黃君一直到最後都獨佔那位美女伴舞小姐。

我說這些話不是在抱怨，其實黃夫人是位美人，舞也跳得非常好。

### 5. 循環曲率空間

但是都講這類話大家會以為我在香港時一味兒在玩兒，不好，在這兒我就說一個我跟黃君共同研究的話題吧！

我先前提過黃君屬於英國學派。當時英國學派致力於曲率張量  $K$  與其協變微分成比例的空間的研究，即研究

$$\nabla_x K = \alpha(X) K$$

成立的空間，這種空間稱為循環曲率空間。

而黃君研究的是：射影化的平坦空間（也就是由普通的曲率  $K$  作成的威爾（Weil）射影曲率張量  $P$  成爲零的空間）有循環曲率的情形。老實說，這一類問題是我的專長。就這樣那樣的我們兩個人在想這個問題中就把它解決了，而寫成的便是我和黃君的合著論文

*Projectively flat spaces with recurrent curvature*（有循環曲率的射影化平坦空間）

它發表在瑞士的數學雜誌。

Comm. Math. Helv. 35 (1961), 225 ~ 232。

我已經說過港大是英國系的大學，講課必須用英語，而黃君在港大是一位重要人物（VIP）所以有時候還演講。總之，他的英語很了得，所以我確信，我上篇論文是用最正確而高格調的英語寫成的論文。

## 6. 調味料

再說，約定四年一開的國際數學家會議從戰後的 1950 年開始算起第四屆會議決定在 1962 年於北歐的斯德哥爾摩（Stockholm）開會。

這回我也在利物浦大學的瓦爾加（A. G. Walker）教授的安排下以高等研究專員（senior research fellow）的響亮的頭銜可在英國過數月研究生活。於是我在 1962 年 8 月從羽田機場出發搭經由北極的飛機赴斯德哥爾摩。當時如果有像樣的邀請函也可以攜眷參加，所以內人與我同行。

斯德哥爾摩的國際數學家會議後我和內人

去使我緬懷的巴黎，過了三星期的快樂假期，然後去英國的南安普敦大學，這兒是我書裡屢次提過的我的朋友戴維斯（Joan Tom Davis）教授當系主任的地方。

我們預定在這裡住一個月，所以戴維斯教授在大學附近早就幫我們訂好了適當的旅館。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被這位戴維斯教授教過的黃君也借這個斯德哥爾摩國際會議之便歸途時在南安普敦停留一個月，而戴維斯也爲他在我們的同一旅館預定了房間。

於是我、內人和黃君在同一旅館共渡一個月，我們三個人幾乎每天早、中、晚都圍着旅館的同一張餐桌吃飯。

有一次，經常嘮叨英國餐不對味的黃君請我們上街去中國餐館。一溜煙工夫，黃君在店裡的廚房那邊跟店主人模樣的人站着說話。後來聽說因爲英國菜太沒有味道，他請人家讓給他一些像醬油那樣的調味料。

從那以後黃君、我和內人在聚餐時，黃君常乘侍者或是別人沒瞧見時從口袋裡拿出中國餐館主人讓給他的調味料撒在自己的盤子上吃飯。

## 7. 爲什麼吃飯

如此這般過了一個月，到了黃君、我和內人一起吃最後一次晚餐的時候，這時黃君講的話我至今都還記得。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中國人爲享受而吃飯，但是英國人好像是爲了不餓死（to survive）才吃。」

——本文譯者任教於輔仁大學數學系——